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九十回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

卻說孫大聖同八戒、沙僧出城頭，覷面相迎，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：黃獅精在前引領，狻猊獅、搏象獅在左，白澤獅、伏狸獅在右，猓獅、雪獅在後，中間卻是一個九頭獅子。那青臉兇怪執一面錦繡團花寶幢，緊挨著九頭獅子；刁鑽古怪兒、古怪刁鑽兒打兩面紅旗。齊齊的都佈在坎宮之地。八戒莽撞，走近前罵道：「偷寶貝的賊怪，你去那裡夥這幾個毛團來此怎的？」黃獅精切齒罵道：「潑猴猓斯！昨日三個敵我一個，我取回去，讓你為人罷了，你怎麼這般狠惡，燒了我的洞府，損了我的山場，傷了我的眷族？我和你冤仇深如大海，不要走，吃你老爺一鏟。」好八戒，舉耙就迎。兩個才交手還未見高低，那猓獅精掄一根鐵蒺藜，雪獅精使一條三楞簡，徑來奔打。八戒發一聲喊道：「來得好！」你看這壁廂，沙和尚急掣降妖杖，近前相助。又見那狻猊精、白澤精與搏象、伏狸二精，一擁齊上。這裡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群精。狻猊使悶棍，白澤使銅鎚，搏象使鋼槍，伏狸使鉞斧。那七個獅子精，這三個猓和尚，好殺：

棍鎚槍斧三楞簡，蒺藜骨朵四明鏟。
七獅七器甚鋒芒，圍戰三僧齊吶喊。
大聖金箍鐵棒兇，沙僧寶杖人間罕。
八戒顛風騁勢雄，釘耙晃亮光華慘。
前遮後擋各施功，左架右迎都勇敢。
城頭王子助威風，擂鼓篩鑼齊壯膽。
投來搶去弄神通，殺得昏蒙天地反。

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，戰經半日，不覺天晚。八戒口吐粘涎，看看腳軟，虛幌一耙，敗下陣去。被那雪獅、猓獅二精喝道：「那裡走？看打。」獸子躲閃不及，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簡，睡在地下，只叫：「罷了，罷了。」兩個精把八戒採髮拖尾，扛將去見那九頭獅子，報道：「祖爺，我等拿了一個來也。」

說不了，沙僧、行者也都戰敗，眾妖精一齊趕來。被行者拔一把毫毛，嚼碎噴將去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即變做百個小行者，圍圍繞繞，將那白澤、狻猊、搏象、伏狸並金毛獅怪圍裹在中。沙僧、行者卻又上前攢打。到晚，拿住狻猊、白澤，走了伏狸、搏象。金毛報知老怪。老怪見失了二獅，吩咐：「把豬八戒捆了，不可傷他性命。待他還我二獅，卻將八戒與他；他若無知，壞了我二獅，即將八戒殺了對命。」當晚群妖安歇城外不題。

卻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擡近城邊，老王見了，即傳令開門，差二三個校尉，拿繩趕出門，綁了獅精，扛入城裡。孫大聖收了法毛，同沙僧逕至城樓上，見了唐僧。唐僧道：「這場事甚是利害呀。悟能性命，不知有無？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我們把這兩個妖精拿了，他那裡斷不敢傷。且將二精牢拴緊縛，待明早抵換八戒也。」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：「師父先前賭鬥，只見一身；及後伴輪而回，卻怎麼就有百位師身？及至拿住妖精，近城來還是一身。此是甚麼法力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，以一化百，以百化千，百千萬億之變化，皆身外身之法也。」那王子一個個頂禮，即時擺上齋來，就在城樓上吃了。各埠口上都要燈籠旗幟，梆鈴鑼鼓，支更傳箭，放炮吶喊。

早又天明。老怪即喚黃獅精定計道：「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、沙僧；等我暗自飛空上城，拿他那師父并那老王父子，先轉九曲盤桓洞，待你得勝回報。」黃獅領計，便引猓獅、雪獅、搏象、伏狸，各執兵器到城邊，滾風釀霧的索戰。這裡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，厲聲罵道：「賊潑怪！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，饒你性命；不然，都教你粉骨碎屍。」那妖精那容分說，一擁齊來。這大聖弟兄兩個，各運機謀，擋住五個獅子。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：

呼呼刮地狂風惡，暗暗遮天黑霧濃。走石飛沙神鬼怕，推林倒樹虎狼驚。鋼槍狠狠鉞斧明，蒺藜簡鏟太毒情。恨不得囫圇吞行者，活活潑潑擒住小沙僧。這大聖一條如意棒，卷舒收放甚精靈。沙僧那柄降妖杖，靈霄殿外有名聲。今番幹運神通廣，西域施功掃蕩精。

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、沙僧正自殺到好處，那老怪駕著黑雲，徑直騰至城樓上，搖一搖頭，謊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并守城人夫等都滾下城去。被他奔入樓中，張開口，把三藏與老王父子一頓噙出；復至坎宮地下，將八戒也著口噙之。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。一口噙著唐僧，一口噙著八戒，一口噙著老王，一口噙著大王子，一口噙著二王子，一口噙著三王子；六口噙著六人，還空了三張口。發聲喊叫道：「我先去也。」這五個小獅精見他祖得勝，一個個愈展雄才。

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，情知中了他計，急喚沙僧仔細。他却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，入口嚼爛噴出，變作千百個小行者，一擁攻上。當時拖倒猓獅，活捉了雪獅，拿住了搏象獅，扛翻了伏狸獅，將黃獅打死，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。倒轉走脫了青臉兇與刁鑽古怪、古怪刁鑽兒三怪。那城上官看見，卻又開門，將繩把五個獅精又捆了，擡進城去。還未發落，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，對行者禮拜道：「神師啊，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，性命休矣。這孤城怎生是好？」大聖收了法毛，對王妃作禮道：「賢后莫愁。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，那老妖弄攝法，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，料必無傷。待明日絕早，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，管情捉住老妖，還你四個王子。」那王妃一簇女眷聞得此言，都對行者下拜道：「願求殿下父子全生，皇圖堅固。」拜畢，一個個含淚還宮。行者吩咐各官：「將打死的黃獅精，剝了皮；六個活獅精，牢牢拴鎖。取些齋飯來，我們吃了睡覺。你們都放心，保你無事。」

至次日，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，不多時，到於竹節山頭。按雲頭觀看，好座高山。但見：

峰排突兀，嶺峻崎嶇。深澗下潺湲水漱，陡崖前錦繡花香。回轡重疊，古道灣環。真是鶴來松有伴，果然雲去石無依。玄猿覓果向晴暉，麋鹿尋花歡日暖。青鸞聲漸嘯，黃鳥語綿蠻。春來桃李爭妍，夏至柳槐競茂。秋到黃花佈錦，冬交白雪飛綿。四時八節好風光，不亞瀛洲仙景象。

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，忽見那青臉兇手拿一條短棍，徑跑出崖谷之間。行者喝道：「那裡走，老孫來也。」謊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跑下崖谷。他兩個一直追來，又不見蹤跡。向前又轉幾步，卻是一座洞府，兩扇花斑石門，緊緊關閉。門棹上橫嵌著一塊石版，楷鐫了個大字，乃是「萬靈竹節山，九曲盤桓洞」。

那小妖原來跑進洞去，即把洞門閉了。到中間對老妖道：「爺爺，外面又有兩個和尚來了。」老妖道：「你大王並猓獅、雪獅、搏象、伏狸可曾來？」小妖道：「不見，不見。只是兩個和尚在高峰高處眺望。我看見回頭就跑，他趕將來，我卻閉門來也。」老妖聽說，低頭不語。半晌，忽的吊下淚來，叫聲：「苦啊！我黃獅孫死了，猓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。此恨怎生報得？」八戒捆在傍邊，與王父子、唐僧俱攢在一處，恹恹惶惶受苦。聽見老妖說聲眾孫被和尚捉進城去，暗暗喜道：「師父莫怕，殿下休愁。我師兄已得勝，捉了眾妖，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。」說罷，又聽得老妖叫：「小的們，好生在此看守，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，一發懲治。」

你看他身無披掛，手不拈兵，大踏步走到前邊，只聞得孫行者吆喝哩。他就大開了洞門，不答話，徑奔行者。行者使鐵棒，當頭支住。沙僧掄寶杖就打。那老妖把頭搖一搖，左右八個頭，一齊張開口，把行者、沙僧輕輕的又啣於洞內。教：「取繩索來。」那刁鑽古怪、古怪刁鑽與青臉兇是昨夜逃生而回者，即拿兩條繩，把他二人著實捆了。老妖問道：「你這潑猴，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；我今拿住你和尚四個、王子四個，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。小的們，選荊條柳棍來，且打這猴頭一頓，與我黃獅孫報報冤仇。」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，專打行者。行者本是熬煉過的身體，那些些柳棍兒，只好與他拂癢，他那裡做聲，憑他怎麼捶打，略不介

意。八戒、唐僧與王子見了，一個個毛骨悚然。少時，打折了柳棍。直打到天晚，也不計其數。沙僧見打得多了，甚不過意道：「我替他打百□下罷。」老妖道：「你且莫忙，明日就打到你了。一個個挨次兒打將來。」八戒著忙道：「後日就打到我老豬也。」打一會，漸漸的天昏了。老妖叫：「小的們，且住，點起燈火來，你們吃些飲食，讓我到錦雲窩略睡睡去。汝三人都是遭過害的，卻用心看守，待明早再打。」三個小妖移過燈來，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，就像敲梆子一般，剔剔托，托托剔，緊幾下，慢幾下。夜將深了，卻都睡。

行者就使個遁法，將身一小，脫出繩來。抖一抖毫毛，整束了衣服。耳朵內取出棒來，幌一幌，有吊桶粗細，二丈長短，朝著三個小妖道：「你這孽畜，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。老爺還只照舊，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挫你挫，看道如何？」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挫，就挫做三個肉餅。卻又剔亮了燈，解放沙僧。八戒細急了，忍不住大聲叫道：「哥哥，我的手腳都細腫了，倒不來先解放我？」這獸子喊了一聲，卻早驚動老妖。老妖一轆轤爬起來道：「是誰人解放？」那行者聽見，一口吹息燈，也顧不得沙僧等眾，使鐵棒，打破幾重門走了。

那老妖到中堂裡叫：「小的們，怎麼沒了燈光？只莫走了人也？」叫一聲，沒人答應；又叫一聲，又沒人答應。及取燈火來看時，只見地下血淋淋的三塊肉餅，老王父子及唐僧、八戒俱在，只不見了行者、沙僧。點著火，前後趕看，只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。被他一把拿住摔倒，照舊細了。又找尋行者，但見幾層門盡皆破損，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。也不去追趕，將破門補的補，遮的遮，固守家業不題。

卻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，跨祥雲，徑轉玉華州。但見那城頭上各方的土地、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。行者道：「汝等怎麼今夜才見？」城隍道：「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，因有賢王款留，故不敢見。今知王等遇怪，大聖降魔，特來叩接。」行者正在嗔怪處，又見金頭揭諦、六甲六丁神將押著一尊土地，跪在面前道：「大聖，吾等捉得這個地裡鬼來也。」行者喝道：「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，卻怎麼嚷到這裡？」丁甲神道：「大聖，那妖精自你逃時，復捉住捲簾大將，依然細了。我等見他法力甚大，卻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。他知那妖精的根由，乞大聖問他一問，便好處治，以救聖僧、賢王之苦。」行者聽言，甚喜。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：「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。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，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，就都拜為祖翁。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，號為九靈元聖。若得他滅，須去到東極妙巖宮，請他主人公來，方可收伏；他人莫想擒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思憶半晌道：「東極妙巖宮，是太乙救苦天尊啊，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。這等說。」便教：「揭諦、金甲，還同土地回去，暗中護祐師父、師弟並州王父子；本處城隍守護城池。」眾神各各遵守去訖。

這大聖縱筋斗雲，連夜前行。約有寅時，到了東天門外，正撞著廣日天王與天丁、力士一行儀從。眾皆停住，拱手迎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對眾禮畢，道：「前去妙巖宮走走。」天王道：「西天路不走，卻又東天來做甚？」行者道：「因到玉華州，蒙州王相款，遣三子拜我等弟兄為師，習學武藝，不期遇著一夥獅怪。今訪得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，欲請他來降怪救師。」天王道：「那廂因你欲為人師，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正為此，正為此。」眾天丁、力士一個個拱手，讓道而行。大聖進了東天門，不多時，到妙巖宮前。但見：

彩雲重疊，紫氣籠蔥。瓦漾金波焰，門排玉獸崇。花盈雙闕紅霞透，日映鸞林翠霧籠。果然是萬真環拱，千聖興隆。殿閣層層錦，窗軒處處通。蒼龍盤護神光護，黃道光輝瑞氣濃。這的是青華長樂界，東極妙巖宮。

那宮門立著一個穿寬袖的仙童，忽見孫大聖，即入宮報道：「爺爺，外面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。」太乙救苦天尊聽得，即喚侍衛眾仙迎接。迎至宮中，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，百億瑞光之中。見了行者，下座來相見。行者朝上施禮。天尊答禮道：「大聖，這幾年不見，前聞得你棄道歸佛，保唐僧西天取經，想是功行完了？」行者道：「功行未完，卻也將近。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，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等為師，習學武藝，把我們三件神兵照樣打造，不期夜間被賊偷去。及天明尋找，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金毛獅子成精盜去。老孫用計取出，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。內有一個九頭獅子，神通廣大，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啣去，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。次日，老孫與沙僧跟尋，亦被啣去。老孫被他細打無數，幸而弄法走了。他們正在彼處受罪。問及當坊土地，始知天尊是他主人，特來奉請收降解救。」

天尊聞言，即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。那獅奴熟睡，被眾將推搖方醒，揪至中廳來見。天尊問道：「獅獸何在？」那奴兒垂淚叩頭，只教：「饒命，饒命。」天尊道：「孫大聖在此，且不打你。你快說為何不謹，走了九頭獅子。」獅奴道：「爺爺，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，不知偷去吃了，不覺沉醉睡著，失於拴鎖，是以走了。」天尊道：「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，喚做輪迴瓊液，你吃了該醉三日不醒。那獅獸今走幾日了？」大聖道：「據土地說，他前年下降，到今二三年矣。」天尊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天宮裡一日，在凡世就是一年。」叫獅奴道：「你且起來，饒你死罪，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。汝眾仙都回去，不用跟隨。」

天尊遂與大聖、獅奴，踏雲徑至竹節山。只見那五方揭諦、六丁六甲、本山土地都來跪接。行者道：「汝等護祐，可曾傷著我師？」眾神道：「妖精著了惱睡了，更不曾動甚刑罰。」天尊道：「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；他喊一聲，上通三聖，下徹九泉，等閑也便不傷生。孫大聖，你去他門首索戰，引他出來，我好收之。」

行者聽言，果掣棒跳近洞口，高罵道：「潑妖精，還我人來也。潑妖精，還我人來也。」連叫了數聲，那老妖睡著了，無人答應。行者性急起來，掣鐵棒，往內打進，口中不住的喊罵。那老妖方才驚醒，心中大怒，爬起來，喝一聲：「趕戰。」搖搖頭，便張口來啣。行者回頭跳出。妖精趕到外邊，罵道：「賊猴，那裡走？」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：「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，你死活也不知哩，這不是你老爺王公在此？」那妖精趕到崖前，早被天尊念聲咒語，喝道：「元聖兒，我來了。」那妖認得是主人，不敢展掙，四隻腳伏之於地，只是磕頭。傍邊跑過獅奴兒，一把攔住項毛，用拳著項上打狗百□，口裡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如何偷走，教我受罪？」那獅獸合口無言，不敢搖動。獅奴兒打得手困，方才住了，即將錦韉安在他身上。天尊騎了，喝聲教走。他就縱身駕起彩雲，徑轉妙巖宮去。

大聖望空稱謝了，卻入洞中，先解玉華王，次解唐三藏，又又解了八戒、沙僧並三王子。共搜他洞裡物件，遺遺停停，將眾領出門外。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，前後堆上，放起火來，把一個九曲盤桓洞，燒做個烏焦破瓦窩。大聖又發放了眾神，還教土地在此鎮守。卻令八戒、沙僧各各使法，把王父子背馱回州。他攬著唐僧。不多時，到了州城，天色漸晚，當有妃后、官員都來接見了。擺上齋筵，共坐享之。長老師徒還在暴紗亭安歇。王子們入宮各寢。一齊無話。

次日，王又傳旨，大開素宴。合府大小官員，一一謝恩。行者又叫屠子來，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，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，將肉安排將來受用。殿下□分歡喜，即命殺了：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；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；把五個都剝做一二兩重的塊子，差校尉散給州城內外軍民人等，各吃些須：一則嘗嘗滋味，二則押押驚恐。那些家家戶戶，無不瞻仰。

又見那鐵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，對行者磕頭道：「爺爺，小的們工都完了。」問道：「各重多少斤兩？」鐵匠道：「金箍棒有千斤，九齒鉞與降妖杖各有八百斤。」行者道：「也罷。」叫請三位王子出來，各人執兵器。三子對老王道：「父王，今日兵器完矣。」老王道：「為此兵器，幾乎傷了我父子之命。」小王子道：「幸蒙神師施法，救出我等，卻又掃蕩妖邪，除了後患。誠所謂海晏河清，太平之世界也。」當時老王父子賞勞了匠作，又至暴紗亭拜謝了師恩。

三藏又教大聖等快傳武藝，莫誤行程。他三人就各論兵器，在王府院中，一一傳授。不數日，那三個王子盡皆操演精熟，其餘攻退之方，緊慢之法，各有七□二道解數，無不知之。一則那諸王子心堅，二則虧孫大聖先授了神力，此所以那千斤之棒，八百斤之鉞、杖，俱能舉能運；較之初時自家弄的武藝，真天淵也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緣因善慶遇神師，習武何期動怪獅。

掃蕩群邪安社稷，皈依一體定邊夷。

九靈數合元陽理，四面精通道果之。

授受心明遺萬古，玉華永樂太平時。

那王子又大開筵宴，謝了師教。又取出一大盤金銀，用答微情。行者笑道：「快拿進去，快拿進去。我們出家人，要他何用？」八戒在傍道：「金銀實不敢受，奈何我這件衣服被那些獅子精扯拉破了，但與我們換件衣服，足為愛也。」那王子隨命針工，照依色樣，取青錦、紅錦、茶褐錦各數疋，與三位各做了一件。三人欣然領受，各穿了錦布直裰，收拾了行裝起程。只見那城裡城外，若大若小，無一人不稱是羅漢臨凡，活佛下界。鼓樂之聲，旌旗之色，盈街塞道。正是家家戶外焚香火，處處門前獻彩燈。來至許遠方回，他四眾方得離城西去。這一去頓脫群獅，潛心正果。正是：

無慮無憂來佛界，誠心誠意上雷音。

畢竟不知到靈山還有幾多路程，何時行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